

用视觉解构与延伸传统文化

——试论王昆峰《国色·九歌》牡丹摄影作品艺术意象

□孙振军

我本是个洛阳土著。生于洛阳，长于洛阳；爱牡丹、赏牡丹、种牡丹，应该也算知牡丹。接触摄影这一行后，也知道世界上最早拍牡丹的，是美国人路易斯·米尔顿·蒂斯（1880年—1914年）、威廉·格拉特威特·纳索斯·达夫尼斯（1950年—1960年）。国内最早拍牡丹的，王昆峰，算一个。王昆峰是1978年开始拍牡丹的。他是一名军人出身的摄影家：既有战士独有的果敢、坚强、必胜初心，更有艺术家求新、求变、求精的品质。他一拍，就是近50年。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。谁也不敢断言，王昆峰拍的牡丹是最好的。但是，当牡丹遇到王昆峰，它已不再是一种花；当王昆峰遇到牡丹，他也不再是一个平凡意义上的人——而是一个在人、物、世界、自然、生命、轮回、现实、未来等多维空间的飞翔者、驻足者、探微者、发现者与思想者。佛说：一花一世界，一树一菩提。而王昆峰镜头下的牡丹，是另一个世界。



牡丹常被视为富贵、吉祥的符号。但在王昆峰的《国色·九歌》里，其花语得以挣脱单一寓意，成为跨越时空的低语，连接自然与人文，诉说生命的多面性。

我自幼听牡丹传说，赏其华美，可当我看到王昆峰的牡丹摄影作品，方觉自己过去对牡丹花语的理解太过浅薄。一株盛开的牡丹花蕊中，竟有数枚幼蕾倔强昂首——这绝非富贵可概括，更像是生命初醒的呐喊，对成长与光明的渴望。王昆峰捕捉的是牡丹自然本真的状态，使其花语突破了世俗的定义。

从哲学观之，海德格尔

强调“此在”于具体情境中展现。王昆峰镜头下的牡丹，正是在不同时空情境中展现各异的花语：阴雨中低垂却坚韧，是对困境的诉说；夕照下鎏金溢彩，则成对生命的礼赞。老子主张“道法自然”，王昆峰的拍摄正循此道——不刻意摆布，而在其最真实的状态下按下快门，使花语复归于自然本质。佛家讲“诸法无常”，牡丹从绽放到凋零，其花语亦不断流变，镜头记录的正是这无常的生动诠释。

苏珊·桑塔格言“摄影是一种双重行为：捕捉现实和解释现实”。王昆峰对牡丹花语的呈现，正是此双重行为的完美体现：既摄其形，更通

一、花语——不只是诉说



过理解与思考，释其丰厚内涵。近50年的凝视，使他对牡丹的解读融入了历史沉淀、文化传承与个人生命体验。这花语，已不止于诉说，更是一场跨越古今、连接天人的对话。

二、花容——岂止是美

世人多识牡丹之雍容艳丽。然而在《国色·九歌》中，其花容远非“美貌”可尽述，更蕴藏着岁月痕迹、生命力量与深长意境。

王昆峰镜头下的牡丹特写，看似随意，实为大量观察后的精准取舍。其“花容”系列中，每朵花色独立而纯粹，合集则近乎牡丹全色系的展现。罗丹说：“美是到处都有的。对于我们的眼睛，不是缺少美，而是缺少发现。”王昆峰正是那位发

现者，他以几近统一的光源，在不变中求变，捕捉牡丹万千表情，使其形象丰满而立体。

美学家克莱夫·贝尔提出“有意味的形式”。王昆峰对色彩、形态的取舍，使花瓣、花蕊呈现出独特的韵律与节奏，这种形式本身即承载情感意味，引发观者内心的共鸣。孔子尚“文质彬彬”，牡丹花容之“美貌”是其“文”，而内在生命精神则是其“质”。王昆峰将70余年

人生阅历与对生命的思考融入拍摄，使其花容或雍容、或清雅、或坚韧、或温柔，这些不同的花容，是他对牡丹、对生命的理解与解读。

安塞尔·亚当斯曾说，我们带入摄影的是“所有读过的书，看过的电影，爱过的人”。王昆峰的牡丹摄影，正是其全部修养与情感的投射。他打破了对牡丹的固有认知，让花容成为生命的画卷、情感的载体，每一帧皆充满故事与深意。

五、花梦——回归到魂牵

牡丹的花梦，常笼罩于神秘与浪漫中。在王昆峰的《国色·九歌》中，花梦经由镜头捕捉，回归观者内心深处的魂牵，唤起对往昔、故乡与生命原初美好的回忆与眷恋。

牡丹早已融入我的生命记忆。王昆峰的作品，犹如一把钥匙开启记忆之门。其中那些彻底凋零、甚至形骸不全的影像，令我念及儿时纯真梦想——虽已远去，依然魂牵。普鲁斯特强调记忆的主观性与珍贵性，王昆峰的摄影正是通过牡丹花梦，唤醒这份深藏的情感。

柏格森的“绵延”概念，视时间为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交织流动。牡丹花梦即此“绵延”的体现：既合当下梦想，亦融历史回忆与未来憧憬，连接起牡丹与观者的时间与情感。庄子“梦蝶”寓言揭示物我交融之境，牡丹花梦亦有此意：在梦中与自然合一，其梦即自然之梦、生命和谐之梦。佛家“因果轮回”思想同样映现其中，从种子到凋零再至新生，花梦是对永恒生命的期盼与追寻。

布列松追求“决定性瞬间”。王昆峰精准捕捉到牡丹花梦中最动人乃至悲凉的刹那，赋予其温度与情感，触动观者内心最柔软处，让每个人在花梦中寻得属于自己的魂牵。

六、花容——永恒的叹息

此处再论花容，并非重复，而是历经多层解构后，王昆峰镜头下的牡丹已沉淀出超越形态的哲思——一种穿越时光的“永恒的叹息”。这叹息非关悲感，而是对生命韧性的敬畏、对美好易逝的释然、对万物永恒的叩问。

牡丹的盛衰我见惯，曾视凋零为伤感遗憾。但在其作品中，花容已超越美丑，成为生命从绽放到寂灭的完整轨迹，凝铸为可触的“叹息”。如马可·奥勒留所言：“你所做的每一件事，都应像是最后一件事。”王昆峰捕捉的，正是牡丹以“最后一件事”的姿态，对生命发出的深沉回响。

本雅明的“光晕”理论在此得以诠释。无论鲜活还是枯槁，其牡丹皆带着独特“光晕”——那是时间留痕，是自然与生命交融的温度。他曾言：“我拍牡丹，不拍它最艳的那一刹那，只拍它‘有故事’的瞬间。”这“故事感”，正是“永恒叹息”的内核。佛家“诸行无常”，却于无常中见永恒的生命韧性。

克拉考尔认为摄影使命是“记录现实，却在记录中超越现实”。王昆峰则以牡丹为媒，让“瞬间”与“永恒”对话。

从“花语”的多维诉说到“花容”的超越之美，从“花魂”的梦境潜行到“花姿”的苍凉富贵，再由“花梦”的魂牵回归至“花咏”的永恒叹息，王昆峰用镜头为牡丹构建了另一重世界。这既是牡丹的世界，也是他个人的世界，更是可供每个人映照自身的世界。

佛说“一花一世界”。王昆峰的牡丹，是一花一六世界，更是一花千万世界——每位观者皆可于其镜头中，寻得属于自己的那声花语、那抹花容、那缕花魂。这正是他近50年坚守的意义：以镜头与牡丹对话，以作品与世界对话，让牡丹之美超越地域时光，成为永恒的生命启示；以视觉参与文明，以图像嫁接历史，让表象、具象、意象叠加，最终完成对传统文化的解构与延伸。（作者系中摄协理事，河南摄协副主席兼理论委员会主任，洛阳师范学院特聘二级教授。）

三、花魂——徐徐而入梦

花容为形，花魂为神。在王昆峰的作品中，牡丹之魂不再虚无，而是经由影像徐徐潜入观者梦境，引发对生命、自然与文化的深度思考。

我曾信牡丹有魂，却难觅其踪。直至见其作品，方如获对话之径。那些曾绚烂饱满的花朵，终会黯淡枯萎，如同秋草与暮年。然而，正如梭罗所言“野性蕴藏着世界的救赎”，牡丹的花魂，恰是这种自然野性与生命力的体现，自由而纯粹。

雅斯贝尔斯提出“超越

性”，认为人可通过艺术超越现实，抵达精神世界。王昆峰的牡丹摄影，正是这样一座桥梁。其画面中的牡丹，已升华为精神象征，引导观者进入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。道家庄子追求“逍遥游”，牡丹



花魂便具此特质，它超然物外，与天地精神相往来。佛家认为万物有灵，牡丹之魂即其灵性展现，蕴含轮回因果。王昆峰记录其从孕育到重生的全过程，正是对佛家生命观的生动诠释。

安德烈·柯特兹视摄影为“在平凡中发现非凡的艺术”。王昆峰于平凡牡丹中，发现了非凡的花魂，并使之具象。这花魂系列，如同神秘的梦境入口，吸引观者步入，与牡丹精神同行，与自然对话，与灵魂相遇。

四、花姿——苍凉的富贵

牡丹花姿常关联高雅华丽。然而在《国色·九歌》中，王昆峰却呈现出一种“苍凉的富贵”——于富贵底色中，融入岁月沧桑与生命厚重。

春风里牡丹摇曳生姿，但王昆峰亦拍下其凋零之态：枝叶落尽，傲骨犹存，于萧瑟中坚守尊严。这并非衰败的凄凉，而是历经风雨后的沉稳从容。正如蕾切尔·卡森所言：“自然的美，不仅在于它的绚

烂，更在于它的坚韧。”

布洛的“心理距离说”认为，适当的心理距离能催生美感。王昆峰通过构图与光影，营造出这种距离感：富贵不显张扬，苍凉不失力度，使观者得以客观品味其中复杂情感。孟子倡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”，牡丹“苍凉的富贵”恰是此气节的象征——盛时不骄，衰时不馁，以花姿诠释生命的尊严与坚守。道家“返璞归真”的思想

亦蕴其中：洗尽铅华，方显本真，“苍凉”是回归初始，“富贵”是内蕴价值的彰显。

罗伯特·卡帕曾说：“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，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。”王昆峰以军人般的贴近与持守，近50年陪伴牡丹，深刻理解其生命故事。他镜头下的花姿，无论盛放或凋零，皆透出“苍凉的富贵”，这是牡丹生命历程的真实写照，亦是他对生命、自然与轮回的深刻感悟。

